

# 有没有男主温文尔雅但是腹黑的古言！？

「都成亲三年了，你这肚子还没个动静？是不是你相公不行啊？」

平地一声惊雷，她脸上的汗都出来了，但最可怕的不是这句话，是她都不知道她相公行不行。

男：「日照香炉生紫烟.....」

女：「夫君何时把房圆？」

男：「飞流直下三千尺.....」

女：「夫妻双双把家还。」

一本书在空中划成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完美的砸在了秦淑婉头上。

秦淑婉一抬头，小楼内一书生扒着窗棱冲她吹胡子瞪眼，「我念着书呢，你跟这儿倒什么乱？伤风败俗！」

秦淑婉挠挠头，刚才听见书生念诗她自然就接了下一句，这不都是有感而发么。

秦淑婉身后几个男子跳脚，纷纷要上楼与老书生一决高下，「死老头，敢打我们大哥，你怕是活腻了！」

秦淑婉伸手将他们拦住，「哎哎哎，我怎么教你们的？文雅一点，我们做流氓的也得有点文化。」

身后几个小弟挨了训立马低了头，「是。」

秦淑婉咽下这亏，嗑着瓜子继续往前走，步子迈得松松垮垮，瓜子皮吐到行人脚上，和自己口中的文雅丝毫不沾边儿。

秦淑婉，这一带有名的孟浪子，俗称女流氓，她娘给她取名的时候，本是取的温婉贤淑之意，奈何秦淑婉不仅与她娘的想法背道而驰，并且在背离的路上一骑绝尘。

还没走几步，秦淑婉一行在卖花灯的摊子前见着一人。

花灯挂在竹架子上绕着绳子转圈，一男子身着黑色箭衣站在花灯下，窄腰长腿，青丝如瀑，搭在灯上的手五指纤长，手背上几条青筋弯弯绕绕，透着生命力。

单是背影就要了人命了，露了脸得什么样！

秦淑婉将手中的瓜子朝身后一撒，撒了小弟满脸。

「你们说，遇见美男子当怎样？」

「当矜持！」

秦淑婉不耐烦的皱了皱眉头，「不对！」她大步流星，「当调戏。」

身后众小弟想入非非，全城的人谁不知道秦淑婉已许配了人家，如今又整这一出莫不是.....几个人相互一瞅，达成共识——欲求不满！

秦淑婉走到了美男子身后，搓了搓手，将手搭在男子肩上。

「咳咳，公子形单影只，也未免太过寂寞了，可需要小女陪伴？趁此良辰美景，你我大可赏花月下，秉烛长谈。」

那男子缓缓的回了头，一双眼敛了把日光在里头，似琉璃一般，单是侧脸就让人惊心动魄，不知是多少女子的春闺梦中人。

秦淑婉咽了口吐沫，咕咚一声，不是喜，是惊，不是爱怜，是害怕。

好好的舌头打了结，好好的话嚼碎了一点一点往外蹦。

「相.....相.....相公。」

李默嘴角勾笑，眉眼里透着危险，「娘子刚才说什么？赏花月下？秉烛长谈？」

秦淑婉身子一僵，后退三步，她混迹街头十余年，自问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相公李默。

这回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

2

李默，京兆府尹，朝廷三品的大官，专治秦淑婉这一类的地痞流氓。

秦淑婉与他成亲三年——尚未圆房。

她两本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，奈何李家平步青云，秦家日渐落寞，才导致了如今两家悬殊的差异。苟富贵，未相忘，十余年后李家依旧信守当年的约定，将秦淑婉娶进了门。

秦淑婉与李默成亲那日，全城的百姓都在戳秦淑婉的脊梁骨，说她举止粗鲁，蒲柳之姿，压根儿配不上李默，李默不出几年定会把她给休了。

秦淑婉对这些话并不理睬，她活了十余年，从不缺自信，自认配的上任何人。

但当李默将她的盖头掀起来的时候，她看见面前这位男子，长身玉立，眉目俊秀，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，面如冠玉。

她突然就觉着别人说的话不是没有根据，眼前的人是有名的青年才俊，而自己却是个孟浪子，这恐怕就是天上和地上的差别吧。

而当时李默看向她的眼神，也有个词儿，叫厌恶。

触碰到李默的目光，秦淑婉娇羞地将头低了下去，看他这个眼神不是过几年就会把自己休了，恐怕杀她的心都有。

秦淑婉顿时恨不得将盖头重新盖在自己脸上，手指紧紧拽着衣裙，她的脸被烛光映照的红红的，眼里盛着少女独有的害羞与娇憨，但李默只是浓重的叹了口气，抛出来一句，「睡吧。」

烛光被吹熄，洞房里一片漆黑。

李默卧床，秦淑婉枯坐，这一夜后她明白了一件事儿——再美的男子睡觉都是打呼的。

许是真心想向李默靠近，成亲后的一段日子里，秦淑婉总想要学着贤惠，多读书，学写字，还学着做时下最流行的点心汤饮，一双舞得了刀枪棍棒的手用来做羹汤，还真不怎么合适，总是烫的满手血泡，送到李默面前时，他也只会抬头示意，「娘子有心了。」，吝啬的连张笑脸都不给。

秦淑婉还时不时状似无意的在李默面前卖弄学问，有段时间说话总要加上之乎者也，什么夫君公务之繁忙也，勿忘吾之乎点心也，点心总会被吃光，只是不知为何，李默日渐消瘦，房中的丫鬟小厮却日渐肥美。

成亲三年，秦淑婉每一天都在向李默靠近，但李默并不买账，秦淑婉也一直没拉下老本行。就导致二人平日里见面最多的地方不是家里，反而是——

升堂！

惊堂木在桌上重重一拍，两排木棍敲击地面，声音沉闷。

威武.....

前日秦淑婉在街头打人被李默抓捕，昨日撞翻了豆腐摊被李默抓捕，今日当街调戏男子被李默抓捕。

李默穿着官服坐在堂上，秦淑婉在堂下直勾勾地盯着李默。

「大胆刁民，当街调戏男子，你可知罪？」

秦淑婉在堂下将腿一盘，「知罪知罪，相公快审吧，要不一会儿回家都赶不上吃饭了。」

3

李府大家大业，男子们下棋论道，女子们绣鸟赏花，连伙房丫头都保持着较高的人文素养，做着饭也能吟几句酸诗。

这样的日子秦淑婉是受不了的，作为李府中的另类，她只能自己找找乐子，比如时不时上树摘个果子，给自家的丫鬟小伙保媒拉纤，约上几个姐妹在假山后面推个牌九。

日子不算有滋有味，还算是过的下去。

这日秦淑婉的小姐妹们围成一圈在李家的凉亭里推牌九，一个姐妹捋了捋牌，瞟了瞟秦淑婉，说出了她们最担心的话。

「都成亲三年了，你这肚子还没个动静？是不是李默不行啊？」

平地一声惊雷，秦淑婉脸上的汗都出来了，但最可怕的不是这句话，是她都不知道李默行不行。

但是输人不输面，秦淑婉环顾四周，打出一张牌，「谁说我夫君不行？我夫君人靓器猛，能要了人命去！那就是一柄夺命弯刀啊！」

此话一出，一片哗然，众姐妹均投上羡慕的眼光，这李默模样好，出身好，床上功夫居然还如此了得，夺命弯刀！那得是什么样儿啊！众姐妹皆捂脸娇羞。

等到人群散了，秦淑婉绕到了假山后，只见李默一身青衣，在池子边抛洒鱼食。

秦淑婉登时心上一紧，这么近的距离，刚才说的话，可别都被他听见！

秦淑婉恬不知耻，凑上前去，「相公喂鱼呢？」

李默头也不抬一下，「不然是喂你？」

「咳，刚才有没有听见.....」

李默转了头，「听见什么？」

「哈哈，没听见就好，没听见就好。」秦淑婉转头要走，李默又来了一句，「人靓器猛还是夺命弯刀？」

秦淑婉唰的一下浑身僵硬，直直看向李默连连摆手，「不不不！不是！」

「不是？」李默疑惑的看向秦淑婉，「人不靓？还是.....」器不猛？他不自觉的向下低头瞅了瞅。

秦淑婉也随之目光下移，脸蹭一下变通红，「没没没！见过的人都知道.....」你长的靓。

李默却更疑惑了，又低头向下瞅了瞅，你见过？

这一低头，秦淑婉脸更红了，手摆得像个蒲扇，「我没见过！都是瞎说的！」

「怎好瞎说？」

「相公教训的是，日后我定好好观察后再说！」话一出口，秦淑婉与李默都觉出有些不对劲。

两个人均目光下移，看着李默腰下处，好？好？观？察？

李默腿一软，还要好好观察？

两人都不敢看对方，脸涨成了猪肝色。

经此一役，秦淑婉落荒而逃。

4

李默每日回的晚，秦淑婉都会亲自在门口持灯等候，李默习惯睡前在书房看书，秦淑婉就会亲手做一碗汤饮一碟点心送到书房。

当然，这些最后都成了下人们的盘中餐。



这日李默回到家中却没见秦淑婉的灯，一路上总觉出黑的心慌，回到房中也没发现秦淑婉的身影，挨着门的找，才终于在伙房找见了秦淑婉，她靠在灶台前睡的安详，一张脸在月光下显得十分秀气，手上几处新鲜的烫伤泛着红，皮肤被脓液撑的已近透明。

恰逢丫鬟进了伙房，无意提起秦淑婉这几日整天整夜的呆在伙房里，非说自己相公太辛苦，要做出他喜欢的吃食来，手都烂了也不在意。

李默听后心中泛起酸涩，想将秦淑婉扶回房中，怎料她却一把抱住他的臂膀，脸颊在上面蹭了蹭，呓语道：「李默，你喜欢什么我都愿意去学。」

李默那冰封的内心终于化作一池春水，荡漾不停。

他眉目一软，轻声道：「傻姑娘。」

然而温存总是片刻即逝，秦淑婉的性子就是不知消停，好像不捣鼓出点乱子就配不上她街头一霸的威名。

这日她又因为与人约架被李默抓了个正着，拘押回官府当庭审问。

惊堂木一拍，两排木棍齐齐敲打地面。

「威武.....」

秦淑婉有些不服气，她十次打架八次都是打抱不平，但次次都被抓捕归案，好心没好报，说的就是她。

李默在堂上威风八面，「大胆刁民！」

秦淑婉脚一跺地，大喊了一句，「相公！」

李默一惊，成亲三年，秦淑婉与自己说话从未大声过，这今日居然在公堂之上对自己大呼小叫？她要干嘛？

秦淑婉登登登几步上前，引得李默向后靠了靠，这是当庭殴打自家相公？觉得自己亏待了她？公报私仇以泄愤？

秦淑婉却不由分说的给李默斟上一碗茶，「相公您喝茶。」

秦淑婉十分狗腿，「我皮糙肉厚您怎么说都成，就是你别累着嗓子，你殷殷嗓子再接着骂。」

李默看着秦淑婉一脸真诚，一双杏眼里盛满了天真。

李默嘴角不受控制的向外扯，但又觉得当庭笑出来有些脸上挂不住，拼命将笑往下压。

但这细微的表情还是被秦淑婉抓在眼里，「哎！相公你笑了！」

李默故意面色一凛，「我没有。」

「你笑了！你绝对笑了！」

「我没有！」

「明明有！明明有！明明有！」

「没有！没有！没有！」

5

一切都很好，只是秦淑婉也没想到会遇见她。

那日秦淑婉走到京城的酒楼处，就听见有人在喊抓小偷，秦淑婉像离弦之箭一般飞奔出去，将那小偷压倒在地，一屁股坐在小偷背上，拽过小偷手中精致的绣花钱袋，拿在手中瞧。

看了看面前紧张的失主，鹅黄色的外衫，一双桃花眼噙着泪一般，楚楚可怜。

秦淑婉将手中的钱袋向她豪迈一丢，「快快拿去，下次替你出头这种事，得让你相公来才行！」

那女子脸上一红，从她身后走出来一男子，紧张的问她怎么样，那男子一身黑色箭衣，头发高竖，端的是个举世无双的公子。

除了李默还有谁有这样的风采？

秦淑婉与李默对看一眼，双双一怔。

那女子一手环上李默的腰身，头靠在李默肩膀上，举手投足如弱柳扶风。

秦淑婉身子一紧，身下的小偷趁此机会逃之夭夭，秦淑婉直接在地上坐了个尘土飞扬的屁股蹲儿。

秦淑婉抬头看了看李默怀中的女子，再看了看自己，突然明白了城中百姓多年来说的举止粗俗，蒲柳之姿。

她与眼前这两位，从来就是天上与地上的差别啊。

秦淑婉马上将头转过去，在外人看来也就是用自己的衣裙又蹭了蹭地面。

狼狈，是真的狼狈。

秦淑婉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中的，她突然想起来与李默成亲那日，她掀开花轿的帘子，有个姑娘盯着自己的花轿哭来着。

一个恶狠狠盯着自己的花轿，一个环抱着李默楚楚可怜望着自己。

这两个画面重合在一起，是一个姑娘。

恐怕三年来，李默与这姑娘一直纠缠不清，或者说应该说自己成亲以前，他二人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
秦淑婉抹了抹眼泪，拿了主意。

等到李默追回来时，诺大的李府早就没有了秦淑婉的身影。

卧房桌上压着一张纸，歪歪扭扭的几行字。

是休书一封，只待他签上自己的大名。

李默望着窗外，一瞬间恍惚。

他与烟罗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。

二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在外人看来就是天生一对，金童玉女，而热也许过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。

只是烟罗虽然看上去清丽秀美，却心高气傲得很，到了年纪后，不顾李默劝阻，执意要进宫选秀女，李默也为此很是神伤了一段时间，烟罗落选之日，恰逢李默娶亲，她望着那顶抬向李家的花轿，堪堪落下泪来。

这次与李默相约也是因为她手握一件案子的证据，她以此为要挟才将李默约了出来，而那个拥抱也是李默始料未及的。

李默当时不知所以，将烟罗推开时，秦淑婉早已转过了身去。

李默不可置信望着烟罗，「你这是做什么？」

烟罗嘴角浅笑，依旧是清丽的模样，「看不惯你们两情相悦而已。」

李默将身上的外衫脱了，「把这身衣服洗好送到我府上。」

6

秦淑婉离了李家的诸多束缚，反而活的越来越潇洒自在，每日混迹赌坊街头，饿了点碗街头的云吞，渴了就来碗最烈的酒，很是恣意。

但秦淑婉走后，李家好像空旷了许多，没了秦淑婉推牌九的声音，没了她划拳的声音，也没了她随时上树下水的身影。

李默总觉得家里面缺了点什么，从前汤饮点心天天有，现在却再也见不到了，心中反而多了许多烦恼。

这日李默像往常一样夜半归家，却见眼前的一处黑暗中多了一点红彤彤的灯火，他顿时心下一喜，往前飞奔，在接近的时候又屏气缓步而行，但当他走近时，才发现持灯人不是秦淑婉，而是家中的丫鬟。

顿时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感袭上心头，将他整个人包绕起来。

丫鬟道：「少夫人走之前吩咐了我，说少爷怕黑，要夜夜为他掌灯才行。」

李门的大门吱呀一声推开，李默却立在门外，夜风清凉，吹的他眼睛发酸，一时间红了眼。

心里下了决定，他要将那个傻姑娘找回来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秦淑婉发现李默无处不在。

她在酒楼吃酒，李默就带人查酒楼，她在街头吃面，李默也带人去了同一家面馆，甚至当秦淑婉再一次被抓捕时，李默的开场白再不是大胆刁民，反而是何时归家。

秦淑婉在堂下趾高气昂，「不回。」

倒显得堂上这位大人的气势矮了好几头。

7

秦淑婉往常犯的都是小事，没过几日却犯了场大的。

她动手打了王爷。

这位王爷最以风流逍遥著名，平日里喜欢四处猎艳，这日他出言轻薄了秦淑婉几句，秦淑婉就不由分说的打了他一耳光。

王爷身后的护卫队立马上前，一个个都拔了剑，王爷一声令下，几个护卫齐上，仿佛要将秦淑婉捅上好几个窟窿，秦淑婉纵是再强悍也难敌，眼看着一柄剑破空而来，紧紧闭了眼睛。

只是这剑却在半空中堪堪停下了。

秦淑婉吓的睫毛轻颤，回头一看却见李默用手握住了剑身，血从剑锋处滴落下来。

噗吡。

是血肉飞溅的声音，剑又前进几分，李默眉头一皱，痛入骨髓。

握剑的护卫又待用力，王爷却发话了。

「好了好了，京兆府尹的面子，我们还是要给的。」

王爷懒懒的走出来，「李大人为何要护着此等悍妇？」

李默的嘴唇白了白，声如洪钟，「她不是悍妇，是我八抬大轿娶过门的妻。」

王爷用扇子挡着嘴巴，眼睛逐渐瞪大。

这件事因为李默护着，终于还是不了了之。

王爷一行走后，秦淑婉为李默包扎伤口，那武士也是真用力，李默也是真卖力气，再狠一点就能见着白骨了。

秦淑婉往李默手心倒药粉，李默疼出一脑门的汗，心疼的秦淑婉手直抖。

李默趁此机会使苦肉计，盯着秦淑婉看，「要不，就跟我回家吧。」

秦淑婉手上一用力，疼的李默直哼哼。

「你不是有别人了么，还来找我干嘛。」

李默一急，头上又出了一层汗，「我那天只是与她说清楚，我也没想到她会那样！」

秦淑婉白了他一眼，「解释什么？从前整日盼着我走，现在还想着让我回来，可没那么容易。」她将李默手上的白布条两端一系，起身便走，却在回头的那一瞬间将笑堆了满脸，脚下生风，走起路来也开始蹦蹦跳跳。



二人再见时，场面一度很尴尬。

绿瓦红砖，歌声婉转，却是在青楼，只是这逛窑子的不是李默，却是秦淑婉。

秦淑婉和青楼里的小倌一人一杯酒喝的畅快，小倌身子骨柔，堪堪就要贴在秦淑婉身上。

李默推开门，见这场景心中大惊，立马大喝一声，「给我住手！」

这一吼吓的小倌肝胆俱裂，秦淑婉回首一瞅，面色被酒气熏的通红，软绵绵的来了句，「呦，这不是我相公么。」

李默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，拉起秦淑婉的手，「长能耐了，居然还逛起窑子了？」

「我怎么就不能逛窑子！」秦淑婉将李默的手甩开，「嫁到你家可把我憋坏了！钱也不敢赌，窑子也不敢逛，哪都不敢去，就想着让你开心。」

李默又将秦淑婉的手拽起来，「跟我走。」

这次秦淑婉想甩掉李默的手，然而没成功，李默的手就像铁钳一样钳在自己手上，「我凭什么听你的！你有什么好拽的！」

李默的手下站成一排，看见二人吵架，动也不敢动，大气不敢出一声。

「跟我回去。」李默这次是不容置疑的语气。

秦淑婉又试了几次仍旧没能将李默的手甩开，「好，我跟你回去，你可别后悔。」

秦淑婉大次次的一扬胳膊，「看我回去就把你睡了！」

李默听闻此豪言壮语，手一抖，连忙看向身后的手下，手下一群人瞬间低头，装作没听见。

谁知秦淑婉还没完，「把你糟蹋个百八十回！让你心服口服！」

李默的眼睛瞬间睁大，脖子嗖的一下转过去瞅身后的手下。

手下们连连摆手，「我们没听见，什么都没听见，没听见你要被嫂子睡.....不.....没听见嫂子要睡.....」

自此之后，秦淑婉一夜百次的事迹传遍了整个京城，大家伙儿再见了李默，心中是又怜又叹，只能默默竖起大拇指，家中有妻猛如虎啊。

表面上看着不苟言笑，实际上竟如此懂得闺房之乐，不一般不一般啊。

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

现下李默屏退众人，自己背着秦淑婉往家里走，青石板路上两个人的身影重叠，秦淑婉的两只腿挂在李默腰上，悠来荡去。

「李默！」秦淑婉一声大喝。

「我知道你喜欢温柔的女孩子，我也可以学着温柔啊，你喜欢什么我都可以学。」她的小腿继续摇晃。

李默勾了勾嘴唇，「不需要学。」

「做你自己就很好，做你自己.....我就很喜欢。」

彼时街上清静，只有一个影子，一轮明月，两颗心脏挨的很近。

8

回到家中，李默为秦淑婉铺好了被褥，她直接睡到了第二天正午，太阳将她的屁股烤的火烧火燎的，她才坐起身来。

醒来后头疼欲裂，回想昨晚的事，蹦进脑子里的第一句话就是，「看我回去不把你睡了！」

仔细一想好像还是自己说的，仔细一想好像还是对李默说的。

登时脸红到了脖子根，像一块烙铁，她恨不得抽上自己十个八个大嘴巴，谁让你酒后吐真言的！

啊不对，谁让你酒后胡言的！

等到晚上李默回来的时候，秦淑婉将自己背冲着他，装作已经熟睡，其实是因为实在没脸见人。

李默在床下将自己的被铺好，盯着秦淑婉瞅了半晌，心中觉得有些异样，今天这夜是否太安静了些。

对啊！某人居然没打呼！是不是在装睡？

秦淑婉感觉如芒在背，不自然的蠕动了下身体。

李默明白了，她果然是在装睡！

「咳，你昨晚是不是忘了点儿什么？」

嗯？

秦淑婉又不自然的挪了挪身体，「没有啊，啥事儿？」

坏了，露馅儿了。

李默语调故意拉长，「你说——回来——就把我——怎么来着？」

秦淑婉猛的一僵，心脏被人一把握住。

「我.....我忘了。」

李默将自己的被掀开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，「今晚睡这儿！敢不敢？」

秦淑婉回身偷偷瞄了一眼，「不不不，相公，我偶感风寒.....怕传染给你.....咳咳咳.....」

「没事儿，我不怕。」

「我睡觉不老实，怕挤着你。」

「空地这么大，也不怕。」

「地上太凉，我怕凉.....」

李默随即走上前去，将秦淑婉的被子掀起一角，硬生生挤了上去。

「那我上来。」

秦淑婉挨上李默温热的肩膀，那温暖从自己的肩头迅速蔓延到全身，她咕咚一声咽了一口吐沫，往旁边靠了靠，李默又挤了挤，秦淑婉躲了躲，李默又挤了挤，终于将秦淑婉挤到欲哭无泪，无处躲避。

她又咽了一口吐沫，就着月光，偷偷侧过头去，瞄了一眼李默的侧脸。

月光下他微阖双眸，呼吸均匀，鼻子高挺仿佛连绵起伏的山峰，睫毛翩飞仿佛山中飞舞的蝴蝶。

秦淑婉心里漏跳了一拍。

「你在看什么？」李默将胳膊挂在秦淑婉身上，压的秦淑婉一阵心惊。

这是.....这是.....

成亲三年，终于要圆房了么？

秦淑婉身子绷的笔直，胸口好像有上千只蝴蝶在里面翻飞，在里面横冲直撞。

小弟们说遇见美男当矜持，矜持.....怎么才能矜持得恰到好处？既显得不在意又能分外撩人？然后欲擒故纵，再将身边的人一举拿下？

嘿嘿嘿.....秦淑婉嘴角咧到了耳朵根儿。

「睡吧。」李默轻声道。

秦淑婉刚还升入九天的心脏瞬间又跌入谷底，刚咧到耳朵的嘴角又耷拉下来。

啥？是自己听错了么？

睡吧？就这？就这？这就睡了？

都这样了？你还睡的着？

喂喂喂，别睡啊！是不是少了点什么啊！

李默将眼睛睁开，微微抬头看了看近在咫尺的娘子，她脸颊绯红，气息不稳。

李默嘴角勾着笑，「你到底在期待什么啊？」

「啊？我？我没.....我没期待.....」

「你肯定想多了！」

「我没有！」

「就是有！就是有！就是有！」

「没有！没有！没有！」

9

几年后。

秦淑婉坐在树下乘凉，瓜子往口中一丢一咬，接着吐远。

地上的瓜子皮吐成了方阵，将秦淑婉围在中央。

李默从屋内走出来，身上挂着个小童，脖子上骑着一个，怀里还抱着一个，「娘子，给你扇子。」

李默好不容易腾出只手递过去一个扇子。

秦淑婉扇着风，炎炎夏日，甚是无聊。

李默身上挂着的那个小童从他身上滑落，又拽着他的长衫向上爬。

秦淑婉没看身边的李默，神情有些忧郁，「相公，这日子甚是无聊啊。」

「想吃点儿什么？我给你买？」

秦淑婉摇摇头，就是觉着空虚，落寞。

「想穿新衣服？我带你出去逛逛？」

秦淑婉又摇了摇头，还是寂寞。

「那推牌九？我给你钱。」

「孩子呢？」

「我带。」

「好勒！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[www.zhihu.com](http://www.zhihu.com) 所有